

当代作家文库



春香的命运

沐恩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短篇小说集●

春香的命运

沐 崑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香的命运/沐崽 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2

ISBN 7-5059-3431-7

I. 春… II. 沐…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772 号

书 名	春香的命运
作 者	沐 崽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封面设计	刘显中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27 千字
印 张	5.28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431-7/I·2615
总 定 价	180.00 元
定 价	15.00 元

目 录

1	春香的命运
20	不懂业务的古主任
27	眼 睛
35	谎 言
39	邻 居
47	票贩子
56	无法忘记的女人
66	没有教过书的退休教师
90	两颗心
95	乞丐与弃婴
101	妻子的背叛
114	特殊的招聘广告
117	三陪小姐
133	博士行长
139	伤 痕

春香的命运

在省城开会的第二天，我接到了妻子的电话，她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春香失踪了。春香是我的好朋友刘庆的妻子。我随即给刘庆打通了手机，他在痛哭声中一句话也说不清，我极力安慰，一切都无济于事。后来，我只好打电话让妻子请假去帮助寻找。

最后一天，我接到妻子的电话，她告诉我春香找到了。她是在沁河下游五公里处的沙滩上找到的，她的尸体被洪水浸泡胀得简直使人无法辨认。刘庆像一个痴呆的木头人一样，失去了任何理智。全家人没有一个能从他口中问出一句关于春香死亡的原因。他除了哭什么也不顾及。我坐在会场一句也没有听到领导们的讲话。我的心在发抖，我的思绪已经跑得遥远遥远的。

春香是刘庆的第二个老婆，他们结婚还不到三年，婚后俩人恩爱。刘庆的忠诚与老实，春香的温柔与善良，使周围的人们都非常羡慕，他家人与朋友们都感到骄傲，他们自己也感到自豪。可谁会想到两年后的今天，却出现了这样的悲惨结局呢？是刘庆的过错，还是春香的过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非要用死神来作结论。我是多么想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回家的心是一刻也等不得。

会议刚宣布结束，我是第一个跑了出来的，一路小跑回到宾馆，匆匆忙忙收拾起东西搭车连夜赶了回来。

刘庆是我大学时的同学，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也是我最亲密

的朋友。他生性好动，个性却很随和，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他对人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无论学习和工作都是那么认真与负责。他第一次婚姻是非常不幸的。他的妻子是一位迷人的漂亮女人，他的性格与他正好相反，好吃懒做，脾气暴躁，做事毛手毛脚，工作一点也不负责任，还受不得一点批评。每天除了享受与夸耀自己实在没有任何特长。她经常打扮得花枝招展，沉醉在不正经男人们的追随与腐败官们的亲昵中，可以说她的一切都处于放纵的阶段。除了她父母送给她美丽的容貌，我和妻子无话可说，其余我们是一点都不喜欢她的。刘庆却能忍受她的轻浮。家务活一个大男人家自己做，就连她穿脏了的皮鞋刘庆也亲手为她擦灰上油，她发脾气他默默地忍受，他心疼得连骂她一句脏话都不忍心。她要穿好衣服他就陪她去商场购买。她要去外地旅游他想法子请假也要陪她出去。他简直像一条家狗一样听着她的话。他尽量整天围着她转，尽善尽美地为她效力，满足着她各方面虚荣肮脏的灵魂。可他无限的效力都是徒劳的，反而使她越来越看不起他，甚至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她不是去陪男朋友们吃饭，就是去陪领导们跳舞。刘庆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与哭诉，并没有使她的良心发现，反而使她走野的心是一天也收不回来。她有时整夜不归。刘庆坐在沙发上整夜整夜地等待。第二天见面后，刘庆一句责怪的话也不敢向她讲，晚上两人躺在床上，刘庆只敢发出轻轻的请求，轻轻的请求还没有讲完，就能听到不耐烦的女高音的话语：“不要叨唠，我听够了……”尽管他漂亮的妻子使他伤透了心，可他还是竭尽全力挽救了几年。最终在他下海的第一年分了手，嫁给了他们的一位副局长。刘庆的下海正是因为这位比他大十多岁的副局长不顾忌名声与他妻子鬼混在一起，他不得不辞职下海。他想换个环境，使妻子回心转意，可漂亮的妻子竟狠下心提出了分手，他只好作出了让步，勇敢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独自一人生活了两年。

孤独与寂寞使刘庆整天徘徊在痛苦中不能自拔。他经常一个人饮酒，一个人蒙着被子痛哭。我与妻子去劝说过他，可我们宽慰的话又能消去他心中几分痛苦呢？我们心里都明白，每当他看见我们两人时，我们的劝说不但不能解去他心中的忧闷，反而给他孤寂的心灵增添了痛苦。我和妻子下决心为他物色新的对象。

春香是我妻子文化局下属歌舞团的一名小提琴独奏演员。她长着一米六五的苗条身材，她美丽的容貌并不亚于刘庆的前妻。但她性格内向，并不因为自己漂亮的容貌而自豪。她平易近人，话语不多，见人后总是微微地一笑，她那微微的笑容里显露出慈祥的表情。她的穿戴并不得髦，而且非常地朴素，这些并不影响她美丽的容貌。她的勤劳与善良常常使我与妻子感到羡慕，她下班后，很少出门，家里总是干干净净，各样东西放得有条不紊。妻子对她进行了全面了解，我们两人也对他们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我们认为他们的结合是一桩美满的婚姻。他们两人在妻子的撮合下结合了，婚后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两人恩恩爱爱，过着让人羡慕的幸福家庭生活。春香有一个男孩子，刘庆通过各种渠道把孩子从她前夫的父母手中接了过来，三口人经常上我家玩耍。刘庆忧闷的情绪全被春香的温柔体贴所代替。他一心扑在生意场上，他快乐得使我不时真不敢辨认。他经常在我面前夸耀春香的勤劳与善良。他陪春香上街购买各种新式服饰，他把春香打扮得比他的前妻要漂亮得多，他整天都处在快乐中，他对春香的爱超过对前妻的好几倍。他常向我讲，他真正找到了爱情，尝到了爱情的甜头，也懂得了什么叫爱情。他每次出差回来，总要给春香带一点礼物，春香也经常在我妻子面前夸耀他的细心。刘庆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发展壮大。去年，他们购买了新房，还花了五六万元钱进行了装潢。就是这么美满的家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幸的悲剧呢？我心里真有几分不能够相信，更不能够去理解。我在回家的路上，心想，这不是真的，一切都

不是真的，刘庆与春香一定坐在他们家的餐厅共用着晚餐，是自己在做着恶梦。

我没有回家，直接来到了新开发的红都花苑。前几天下了一场暴雨，这几天阴雨连绵。我在路过沁河大桥时，让司机停住了车，我站在桥上的水泥栏杆旁，两只眼睛向河槽里望去，黑古隆咚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到狂叫的山洪奔腾而去。心里凉嗖嗖的，浑身不住地打着颤。司机打着雨伞站在我的身后，给了我无穷的胆量，我大胆地掏出一支香烟狠狠地猛吸了几口。

我来到了这现代化公园式的家属区，五号楼前灯火辉煌，人群涌动。我知道他们都在忙碌着为春香作最后一夜的守灵与送行，明天她的尸骨就要被送到火葬场。我们将失去一位的好朋友，刘庆将失去一位温柔的好妻子。他苦闷的日子又要开始。

我去省城开会前一个月的晚上，他们三口人还在我家里一起用了一顿晚餐。那次晚餐竟成了我们与春香告别的晚餐，也成了我们两个快乐家庭最后一顿的晚餐。刘庆在晚餐上告诉我，他与浙江一家厂商谈了一笔在本市代销产品的生意，他准备投资六十多万元，他要把这几年来的全部利润投资进去。他说赢现在心里还没有把握，也许就是利上加利，也许就是连本也要输光。我对他在生意场上一天一天磨炼起来的胆量感到吃惊，也从来没有想到他下海这几年竟能赚了几十万元的利润。我和妻子当时都为他生意上的兴隆感到骄傲，并鼓励他勇敢地去冒一次险。现在想来，莫非就是因为这笔投资两个人伤了和气吗？我要尽快见到刘庆，一定要问他个明白。

我见到刘庆时，他一个人半躺在卧室的席梦思床背上，两只眼睛都哭肿了，眼泪也流干了。他见我进来，并没有任何反应，两只红肿的眼睛无力地盯着我。我迟疑地走了过去，坐在床边轻轻地去握他的手，他的手冰凉，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信纸。我随即从他手中

抽了出来，在暗淡的灯光下看到了春香那笨拙的笔迹。

亲爱的庆哥：

忘记我吧！

你是天底下我所认识的男人中最心疼我的男人。可我对不起你，我不配做你的妻子，我没有资格再去爱你。我走了，请你永远地忘记我吧，你会在我走后不长的时间里找到值得你爱的女人。也许我走后你会感到伤心，可正是你对我无限的爱怜，不得不使我良心发现离你而去。我是天底下最坏的女人，你一点都不了解我，当你看完这封信，你就不会再来爱我的。

在我刚满十五岁的时候，初中还没有毕业，父亲就让我辍学来到地区歌舞团接替了他的班，参加了工作。进团后团长说我身材好，培养我学习舞蹈，半年后我不愿意学习舞蹈，并不是我不愿意吃苦，我是一点也不喜欢。后来张副团长发现我的歌唱得好，让我又去学习了半年，那时我胆子很小，我一点也不喜欢在舞台上与观众见面。我向团长要求学习乐器。十六岁那年，我的要求得到了团长的批准，可还是让我在舞台上表演，不过在舞台上表演小提琴独奏要比唱歌好得多。我只好跟着团里一名最优秀的小提琴老师傅学习。这位小提琴师傅你可能不认识，他退休三年，去年得了脑血栓死了。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在葬礼上全团的人对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他的妻子恶狠狠地用白眼珠瞪着我，他的儿子与女儿在我身边经过时还用恶毒的话语在咒骂着我，可我还是厚颜无耻地把他送到了火葬场。

十多年了，我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也没有用正眼看过他。我们见面后，我都是用仇视的目光在心里恶骂着他。他在我面前总是低着头，也从不敢抬头望着我。当我走过去，他总是用一种期盼的目光在偷偷地望着我的背影。

我是在团长的批准下开始跟着他学习小提琴，那时我非常尊敬他，把他当作了我最崇拜的老师。半年后的一个星期天，他让我到他家里去练琴。那时我什么也不懂，我按他给我留下的地址找到了他的家。进门后他把我瘦弱的身体用力抱到了床上，在我哭叫声中强行强奸了我，我哭着跑回了家，对着一家人哭诉了他的所作所为，火爆的哥哥一气之下告到了法院。那时我一点也不知羞耻，两次出庭在法院大胆地控诉他的罪状。他在法庭上也诚恳地承认了，并对着那么多人说他喜欢我，使我父亲气得给了他一个耳光，后来被执法人员拦住了怒气冲冲的父亲。法院判了他五年刑，他离开了歌舞团去劳改了。我对他被依法制裁感到高兴，可是全国的人都另眼看待我，渐渐地都疏远了我。庆哥，你知道这种打击对我一位十六的少女来说是多么的残酷，我被他们全都孤立了起来。我一个人偷偷地哭着，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王法，这难道说是我的过错吗？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地对待我。我没有了朋友，没有了关心我的同事，我每天除了枯燥的学习与操练外，就是回家陪母亲做家务，我逐步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后来，他劳改回来后，我已经结了婚。他并不恨我，他对我非常尊敬，特别是在外演出时，他偷偷地塞给我零花钱，主动帮我拿乐器，可我对他的憎恨一点也没有减弱过。他还偷偷地给我购买各种新式的化妆品，他在团里的最后两年里，时时刻刻在关心着我，我从来都没有向他说一句感谢的话。他给我钱我就花，他给我购买的东西我就用，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得到的。他退休了，我每天下班在回家的巷口里总能看见一双关心我的眼睛在目送着我，我就用恶毒的白眼珠瞪他一眼，直到他得病不能起床为止。这就是当我听到他死亡的消息后，决定去送一送他的理由。

在他强奸我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随团到省城去调演，演出那天我身体不舒服，强打精神坚持到演出结束，我收拾了乐器，提前

就向住处跑去。在出了剧院的拐弯处，我被四个地痞流氓捂住了我的嘴把我强行塞进一辆小车里，拉到了我至今记不清的一个地方，下车后，楼前站着两位中年人，我从他们面前经过，我睁大两只眼睛在乞求着他们，可他们却把脸转了过去，在上楼台时有一位上了岁数的老大妈，我用双腿蹬着楼梯作出了反抗，我想我的反抗能引起老大妈的注意，他们给了我几拳头，我用眼看了一眼老大妈，她起身跑回一楼她的家室，我绝望了，我的反抗都是徒劳的。他们把我抱到了四楼一间破旧的房间里，里面只有一张破铁床。那时我爬在地上，双手抱着一位领头人的双腿，哭着哀求着他们，他们并不可怜我，在我发烧的身体上轮流强奸了我，那年我才刚满十七岁。我的心全碎了，我不敢去报警，我不敢去向任何人讲，我已经受够第一次人们对我冷嘲热讽的讥笑。我忍受着疼痛被他们拉到大街上把我推到了人行道上扬长而去。我坐在冰冷的地上痛哭了一场，可我又怕团里的人到处去找我，我爬起来擦干了眼泪，拦了辆出租车回到住处。全团的人都站在楼下正准备全部出动去寻找我，他们见我回来，提着的心全放下了，都向我发来了责怪的目光。我不知自己当时是怎样用了看病的谎言欺骗了他们。从省城回来后，我每天都在祈求上帝，我最怕的就是怀孕，其次是担心找不上好对象。我对生活有所绝望，可还没有想到去死。我每天还那么用功地练习着我的小提琴。我把小提琴当作了我生命的全部希望。

半年后，我的水平提高得很快，那阿拉伯数字的音符在我手中变成了优美动听的声音，供人们尽情地享受。每当我拉完一曲，我听到热烈的掌声时，我心中是多么地幸福。可我走下台时，我感到害怕，我周围到处是没有修养的年青小伙子，人们揪着我的衣服，摸着我的脸蛋，有的还把各种水果皮扔在我的身上，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我不敢一个人行走，我的身后总有几个青年人跟踪着。我怕，我怕得要命。这也是我长期以来不注重打扮的原因所在。时间

不长，团里决定让我去参加全省艺术节竞赛。我和团长两个人来到了省城，这次比赛给我后来在团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本届参赛我获得了第三名。联欢结束时，团长引我到了一家豪华酒店，请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并让我喝下一大杯红葡萄酒。当时，我是多么地兴奋，我为自己所获得的荣誉感到高兴，我想，这次回去后一定能得到全团同事们对我的好感。可我想错了，他们并不为我给团里争回来的荣誉而高兴，他们妒忌的情绪比以前还加了倍。我失望了，从此，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那天半夜时分，我在迷惑中，我感到团长走进了我的房间，我清楚地记得他慢慢地爬进了我的被窝里，我一点反抗的勇气都没有。任凭他疯狂地发泄，这一次我也体会到了做女人第一次的快乐。我是既恨他，又喜欢他，因为他是我在团里精神上唯一的支柱。回来后，我矛盾的心一刻不停地折磨着我。他在我的同意下，引我在宾馆里登记了房间并发生了多次关系，我成了他不公开的情人。几个月过去了，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有一天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当时吓得连话也说不出。他递给我三百元钱，准了我一个星期的假，让我一个人到医院去做流产手术。他的不出面，把我气坏了，我只有偷偷地哭。我一位刚满十八岁的女孩子，怎敢走进那大红十字的医院呢？我不敢向家里人讲，我怕再让我出庭去作证，可是我又怕一天天大起来的肚子让人发现。我一点主意都没有，我整天提心吊胆怕得要命。我每天从家里出来走到红十字医院的门外站上几个小时，然后坐上公交车来到郊外菜园旁边的大池塘台阶上再坐上几个小时。我不愿去死，可我想不出挽救我自己的好办法，一天又一天过去了，等待我的只有死神在召唤，其它别无选择。第三天我不得不下定了决心，写下了遗书，我走向了那十多米深的池塘，闭上眼睛勇敢地跳了进去。当我醒来时，我躺在医院里，身边坐着电影院的王放映员，我没有死去。

我与他的相识已经有了两年。那时候电影院非常红火，各家都还没有电视机，晚上都挤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电影院就在我们戏院的隔壁。团里的人都认识他，特别是有了好电影他总要给我们女演员留几张不出钱的好票。每次在我走进电影院去购票时，他都走到我身后偷偷地塞给我一张好票，他从不收我的钱。他有时还带我到他们的放映室亲手教我学习放映技术。时间长了，我就成了他们放映室里的一名常客，没有事就去帮助他们放映电影。他们几个人就在放映室打扑克，打麻将。现在，他坐在了我的床边，我痛苦地扑在他的怀里，把他当作了亲人，什么都向他吐露了出来。

出院后，他陪我到乡下一所医院做了流产手术。他安慰我，鼓励我，并且还为我保密。就这样我喜欢上了他，并且对他产生了真正的爱，我要为他而活着，他当时比我大七岁，他告诉我他还没有谈过女朋友。

在我跳池塘前他已经默默地注意了我一年，他见我那几天没有去上班，就打听到了我的住处，当时，他是怕我在家找对象。他每天早早地就来到我的住处的马路边静静地等待着我的出现。他决心要向我提出他要做老婆的事，他怕迟了我跟了别人。可他没有想到我会去寻短见。他在我跳池塘的前两天就跟踪上了我，他第一天看见我坐在池塘边，他就预感到了不测，他每天都不顾一切地跟踪着我，直到我跳进去，他抢救了我，把我送进了医院，使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在我做了流产手术不出一百天，我又怀了他的孩子，他又一次陪我到乡医院做了流产手术。可是我的肚子特别地不争气，十九岁那年又一次怀孕，这一次我是怎么也不愿去做人流手术，我提出要与他尽快结婚。在我向他提出结婚的事时，他的真面目暴露了出来，他说：“我不会娶一位失了身的女人做老婆的。”我失望了，我离开了他，我一个人来到了乡医院做了第三次流产。

我对自己人生的命运彻底地绝望了，我知道自己是一位失了身子的女人，并且还是流过三次产的产妇，一生的命运也就结束了。我也就没有勇气去找一位好丈夫，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无论他是什么样的男人，我都不在乎，只要他能原谅我，理解我，心疼我，我就去做他的老婆。哪怕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子，我都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可怕的念头在我心里萌芽了，这就是我最初的打算。

我最初的打算与这几年里所发生的任何事，家里人是一点都不清楚的。二十岁那年，上门求婚的小伙子一个接着一个地来到我家，他们大都是干部子弟，还有大学毕业生。更可笑的是我这样一位流过三次产的坏女人，使市委书记的四儿子往我家就跑了半年。可我怎敢接受他们的爱呢？当他知道我的一切后，他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人会来爱我呢？不会有的，他们不会来娶我做他们的老婆的，我明知一切都不现实，为什么要去欺骗自己呢？我一颗受伤的心还没有受够吗？可是，家里人都想让我找个有门势的家庭。因为，我们姐妹六人，五个姐姐的婚姻都不幸福，全都离婚改嫁过。三姐姐就改嫁了四次。后来的姐夫一个不如一个。大姐夫更使父母伤心，他的家庭条件还可以，可他是个半痴呆的神经病人。四姐夫是位性不健全者，四姐姐经常带男人回家住。五姐姐改嫁了一位建筑包工头，家里不缺钱花，可五姐夫脾气暴躁，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没有一点修养，他发起脾气来也不管我父母在场不在场，他什么话都能骂出来。二姐姐改嫁后，二姐夫老实得一点本事都没有，家里活都得二姐自己亲手干，什么也依靠不上他，整天一个人坐在家中哭丧着脸。她们婚姻的不幸都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姐妹六人中我长得最漂亮，小提琴拉得很出色，经常在舞台上迎来掌声与赞美声。她们都以为我的一切条件都占优势。可他们中间有哪一位能够理解我，了解我呢？为了尽快使父母与姐姐早日为我放下这条心

愿。我匆忙地接触了经常在电影室打麻将的吴小祥，他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家里人都不同意，他是乡下人，没有正当职业，整天在城里混事，吃、喝、嫖、赌全聚一身，我也不知当时是怎样鬼迷心窍迫切地想嫁给他。也许是我没有一种安全感的原因吧！说心里话，那时候每天晚上我身后总有几个小痞子在跟踪着我。我每天走路都感到非常地害怕。父母把我赶出了家门。团里的同事们都看不起我，每一个男人都敢向我提出非法要求，好像我没有人格似的。可我一点也不与他们理论。我和他回到了农村，在贫穷的乡下成了婚。我想改变他，不过，当时他非常听我的话。我们在城里租了房子，他在家借了钱开了一家日杂小卖部，我还在团里上班。

婚后不到一年，他就把他的三弟接到城里帮他照看小卖部。他恶习难改，又与他的狐朋狗友们混在了一起。家也很少回来，赌瘾大发，整天钻在赌场。我去找了几次，连他的鬼魂也找不见。我又一次怀孕了，生下了现在的孩子——吴鹏。他的三弟那时非常地懂事，除了照看小卖部就是回家帮我做家务。我那时还没有和家里人恢复正常的来往，父母还在记恨着我，姐姐们在街上见了我像陌生人一样，话也不说转脸就走。

为了在家里人面前争口气，我不知在他面前哭诉过多少次，每哭诉一次，他能在家呆上几天。几天后，他又跑到他的赌友们那里，他改不了他天生好玩的性格，他活在世上没有志气，没有理想，他只有享受与玩乐。全国严打时，他被抓了进去。父母知道后，就来劝我与他离婚，我没有答应。我不能在他痛苦的时候离开他。他的父母在农村给我找了一位保姆，我边上班边照看孩子。小卖部也关了门，他的三弟也没有事做，我托人给他找了一份在建筑队的苦力活。他很懂事，他每月都把挣来的钱交给我。有一天，他父亲从乡下打来电话说他母亲病了住在了医院，让他回去，家里走不开。我去工地上找他，没有找见他，包工头才告诉我，他上了三天班就走

了。他欺骗了我，他每月都按时来向我交几百元工资钱，他这些钱是怎么来的，我的心跳了起来，我怕他学坏了，可我找不见他，晚上我失眠起来，他是多听话的孩子，我可不能让他走他哥哥的路。月底他按时来到了我家，他提了一万多元人民币，我硬逼着他，他才告诉了我他跟着城里几个地痞在乡下拦路抢窃。我抱着他痛哭了起来。他拿着的一万元钱全都是给了我。我劝他不要再做了，他也哭了，他说：“姐姐，我要为你购家属房。我恨我不争气的哥哥，我不愿让你受罪……。”多好的弟弟，他一切都是为了我。

他回乡下的第三天，公安局来人向我打听他的下落，为了不使他走进看守所给他父母带来伤害。他还年轻，还没有成家，我怕坏了他的名声。我从箱里取出五千元钱连夜租车跑到乡医院，打发他出外逃避。

三弟的出走，家里的生活更无法维持。每月的房租费；保姆的生活费与工资，我一个月的工资是无法支撑的。在这些凄苦的日子里，我答应了他那些狗朋狐友们的请求，过起了半妓女的生活。这并不是偶然的，自从结婚那天起他那些不正当的哥儿们就经常背着他来向我提出非法要求，只是我没有答应罢了。不过，那时候他们还不敢动手动脚来强行欺负我，现在他去劳改了，他们一个个找上门就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只要他们想得到我，他们那厚颜无耻的脸皮比城墙还厚，无论你怎样辱骂，他们都不在乎，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你想我一个弱女者，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每天在忍受着他们的欺负，我没有办法，也只好将计就计去利用他们来维持生活。他们也知道谁有钱我就给谁方便，后来，他们无论哪一位赢了钱就拿着来找我欢乐，我也在他们赢来的钱中收取一部分生活费。大部分人也自觉地主动给我，可也有输了钱来强迫我的，一个女人失去男人是多么的可怜，简直成了公有的，谁想欺负谁就来欺负，反抗是徒劳的，除了打，还得让他们去占有，这样的道理是明摆着的，又

何必去装假正经呢？我知道我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没有任何好办法能够摆脱的，就这样我强行支撑了这个家。

几年过去了，我好不容易盼到他劳改出狱，我断绝了与他们的来往。我要和他好好过日子，我让他去找一份工作，或者再开一家小卖部。当时开个小卖部光靠卖假烟，假产品，就能赚很多钱，也不需要去进货，晚上他们就偷偷地送上门，坐在那里往外卖。一盒高级香烟假冒的才几角钱，卖出去就能挣十多元。他不干，他又一次走进了赌场，并且劳改了几年出来，又认识了一批地痞流氓。他从他以前的一位狗朋狐友口中得知了我这几年的所作所为，他往死里打我，我求他，向他老实地交待，向他不住地忏悔着我的过错。他原谅了我，但再也不和我同床了。有一天晚上，他叫了几个刚从劳改场出来的地痞流氓，把以前强迫我通奸的张峰云叫来，在我租赁的那间房子里活活地打死了，并把尸体扔在了郊外的池塘里。我吓得要命，从此，我不敢在他面前说一句响话。我害怕，我怕他有一天也会把我活活地打死的。我想他去劳改几年，出来一定会改好的，没想到出来后比以前更凶残，更可怕。他从不回家，也不过问家里的生活情况。他输了钱就写一张纸条，让他的狗朋狐友们拿着纸条来找我睡觉抵债。和他一起从劳改场出来的几个坏男人都比他厉害，他们见了我后，想方设法想讨我的便宜。他们就利用输了钱用我来抵债的办法达到他们的目的。我求他，只要他不再去赌，我可以答应他。他害怕我不给他那些朋友们面子，他就要吃亏的。他为了自己竟花言巧语向我作了保证。第一次我答应了他，可他又犯了，我不答应他就爬在地上给我磕响头，又向我作了保证，我第二次答应了他的请求。我每次原谅他，他每次必犯。我强忍受着麻木的心态去用肉体替他还债。

后来，我见他死不悔改，我不再答应他的条件，他就整天打我，他的赌友们见我不再对他们热情，一个个也不再来找我，我才获得